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八

送馮定序

唐李翱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振耀乎
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
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戚戚

蓋以他人為解予聯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
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情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
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
自言其智也豈有命耶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
居告我遊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
怪之人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
不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侈
麗奢豪壽人易留生其思速出於劍門之艱難勿我憂

也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鬪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矣子將安寘哉京師貿才市也一人

不知子也它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它門容子子謹持
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
者稀為一不且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為下吾
末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
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
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

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冠
儒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
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州浮屠之徒
歡快以忤師獨憤起訪予求序行以資適潮不顧蛇山
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
夫吾絆而不得侶師以馳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

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知不得大用
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知之人
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
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盖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
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
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
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
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侯道士還歸太白山序

陸龜蒙

侯生嘗應舉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
載質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
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
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月赫日在上羣峯若焚我
獨皓然玉聳巖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及其
堅良不與它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況養生者耶吾
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馬子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

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之一考其命則有
懸絕不類者焉居恒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
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
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
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
之地夭其仁者是恒燠為不祥之氣夫何以佐天地生
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
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亦壽

不仁者天仁者亦天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天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之耶信矣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送小鷄山樵人序

陸龜蒙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小櫟樸楸皆薪材直吳之爨此為助焉連延廣袤

不一其主為言畫疆界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予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米十斛飯成理魚鮫輩十解薪然後已四時賓客沐浴澣濯疾病湯藥糜粥在外歲入五十束足矣其掌而供事曰顧及小鷄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觶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廉而至晚得非赭

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而欺如名惡何及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中嘗從某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害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迄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已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鷄山之木不足以濡吾家矧一二賣名為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

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子歎之曰汝之言信也然不當發於予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船兮利其斧輸予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
突晨烟兮蓬縷縷窻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維編是
伍時不用兮吾無汝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序五十九

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宋劉牧

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幣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觀吾民歛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達達老者忘父

凡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鬪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牧言
邊防事云兩河間夷未通好時其民過鄰里親舊家必
帶刀劒霜降農閒里胥鄧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
畜健馬乾食寇至裹糧持劒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
為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
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
老矣子孫生來見葦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
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尚武勇

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
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
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
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與當此
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
是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
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
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

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游者乎予欲觀子矣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

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

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
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
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
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
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
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
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
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

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首地為中國之陰王者必却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却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陽長陰消之際設脩務速明不可後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奸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為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第劉牧取酒酌歡侑以言曰今外酋保信誓河北固無恙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

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
軍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
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為具腰
舟設獸獲者笑之

贈蓋邦式序

馬存

予友蓋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
有志乎斯文也予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
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

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可怪之處將與子周游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子長生平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沂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波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渟瀟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緜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

梧暮烟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
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
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
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
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起而
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驚而膽慄世家龍門念
神禹之魏功西使巴蜀跨劔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
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嶄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

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彿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乎子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游可也不知學游以采奇而欲操筆弄墨綴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

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

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
哀樂動人心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
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
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
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
及從廕調為尉於劔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
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學風俗飲食異
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

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
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
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
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
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
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

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
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溯瞿塘登高以望遠搖槳以泳
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
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
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犁然不知其心之樂奚
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
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
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
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
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
自警焉

送水丘秀才序

蘇軾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之說為歌詩與揚州豪傑交游
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
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

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聰得道淺深之候

送張道士序

蘇軾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末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

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

蘇軾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為一孰為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為誠孰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則通通則流是烏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道無目而

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慧也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雲烟蕊龍珠璣的鑠識者以為畫師之流聰又不已遂讀華嚴諸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不止自聞思修以至於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為蘧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然古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可以發

喜於戲令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
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
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
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送陳興之序

王安石

先人為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
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秦之如臯簿某為判官淮南以
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

旋終始龍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
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
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
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
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
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
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蕨薇可羹也野有麋鹿可
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

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王安石

君之才縉紳多聞之初君毗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為之曰君子嘗為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既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

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
上下竢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
事宜有大此者焉然此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
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
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暴於下
下必懲前日之所竢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
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
所竢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

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
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
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
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
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為進士宜有
得焉今失所欲又為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當
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
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

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為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大小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

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軻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軻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贈黎安二生序

曾鞏

此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
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
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
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
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
矣予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

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
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
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
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
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
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我如大裾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軻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觀

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登於朝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車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享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裼鞠臑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竒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廼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

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
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
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
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
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
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
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
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

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焉
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
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
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
陋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歎
然於心耶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
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離乎深山長谷豈
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

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耶予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予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予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蔡元振序

曾鞏

之所抵觸衝波急湫潰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
贏糧裹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
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
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
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
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
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

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耶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宜士之所喜然哉故曰亦勢然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缺不過窒於歎途於議而已脫然莫以為已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士於朝不爾者其幾耶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觀君也無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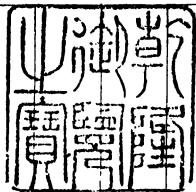
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
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
文故序而送之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
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
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
為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羣

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三十九

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都邑坐其堂奧道塗所
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
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
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
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
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
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
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

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
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
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
之壘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
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飮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
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
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
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

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為喜蜚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如佗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驕以饕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實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周鈐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四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

送楊鬱林序

宋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且往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
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保軀保妻子之臣無
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

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贊於禹故其
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
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焦千之序

劉放

放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
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
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駛吏亭
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

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
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
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送湖南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
相而有二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
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
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独

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屬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畧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倖也非國

之稱而已則夫十三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
倫無疑於是馬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教倉以賙貧乏泛
江河以灌下隰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
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
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
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
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為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
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

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辨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斯役贓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貨咎偶僂辱安以為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愛天下閔太

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於
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
天子皆以禮接之館於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
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
所素識者焦君伯疆焦君伯疆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
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
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為國得賢必
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

說耶如無異於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廼所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送呂秘校序

蔡襄

予嘗思古人力學為文莫不欲著見於後世然傳者少而磨滅者多非至工之詞至當之論不可以久也豈天嗇乎才何其工且當者鮮耶及觀後世之學者有大病三焉或喜自高賢或過相稱譽或與時遷移積是三病

馬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為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
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為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
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
或異是焉猶中凝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
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

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
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
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噬百川久之勢
旋氣定平入於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涵湧而不知所以
汨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
拙如此而希道平時猶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為小官
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甌
石馬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

恥與遊而余亦不願見也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遽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節聞而心慕之數人者來節每偕焉循陋巷款小扉叱奴使通即自褫帶出南軒下余出見之相與論詩書講字畫茗飲奕碁或至夜艾而絕口未嘗一言及曩時事也於是余始竒節能同余弛張而節亦浸知余非脂韋汨沒之人矣客聞而笑之曰子二人者昔日浩歌劇飲白眼視禮法士一燕費十餘萬錢何縱也

故不至焉豈天嗇哉夫道至遠苟非聖智未有不由近而之者况自病乎喜自高賢則資已之明不來斯陋矣過相稱譽則怠學者之志斯害矣與時遷移蓋以利而勤者斯下矣呂君足下文富而學博氣溫而內修孰不願進所有以相資矧求之勤乎若某也宜資所未至不可為譎張名譽之說以子之志外乎身而修道雖遠斯至矣况文乎文愈工而道愈至則其傳也久矣謹序

送錢秀才序

秦觀

去年夏余始與錢節遇於京師一見握手相狎侮不顧
忌諱如平生故人余所泊第節數辰輒一來就語笑終
日去或遂與俱出遨遊飲食而歸或闕然不見至數決
日莫卜所詣大衢支徑率相覲逢輒嫚罵索酒不肯已
因登樓縱飲狂醉各馳驢去亦不相辭謝異日復然率
以為常至秋余先浮汴絕淮以歸後踰月而節亦出都
矣於是復會於高郵高郵余鄉也而邑令適節之僚壻
為留數十日余既以所學迂濶不售於世鄉人多笑之

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亡其中余蚤為流輩所推雖無邑人以奉客而客從余遊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曰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以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氈而辭饑不以麥飯蔥葉非而不嗅也田野無酒徒劉君又飲酒溫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

今者室居而興出非澹泊之事不治掩抑若處子又何
拘也罔兩問景曰曩子坐今子起曩子行今子止何其
無特操歟子二人之謂矣余對曰吾二人者信景也宜
乎子之問也當為若語其凡夫思慮可以求索視聽可
以聞見而操履可以殆及者皆物也歌酒之娛文字之
樂等物而已矣顧何足以殊觀哉漁父有云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夫清濁
因水而不在物拘縱因時而不在己余病弗能久矣不

意偶似之也而復何苦竊竊焉隨余而隘之哉客無以應一日節曰我補官嘉禾今期至當行矣蓋有所命之乎余比嬾賦詩又重逆其意因叙遊從本末之迹并以解嘲之詞贈焉節吳越文穆王之苗裔翰林之孫起居之子侑儻好事有父祖風云

送劉公權序

晁補之

田文好客彈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

以正君外可以訓民使於四方隣國寢謀言於軍旅敵人聽命則古者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嬰令尹子文之徒實以是為文後世取法焉其於文也雲蒸雨降雷霆之震也有生於天地之間者實賴之是故繫萬物之休戚於其舌端之語默嗟夫天地發生雷雨時行子獨不聞之而從草根之蟲危枝之翼以相求嗚呼子亦窮矣夫古之所謂儒者所用之國無敵若臧文仲叔向子產晏子令尹子文其望孔子亦遠矣而其功烈亦足以振顯

客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竭
然去余為之恨恨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
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
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
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
吾人也故於其來別以是言贈之

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

張耒

秦子善文章而工為詩其言清麗刻深三反九復一章

乃成大抵悲愁鬱塞無聊者之言也其於物也秋蛩寒
蟬鳴鳩猿狖之號鳴也霜竹之風水谷之水楚囚之絃
越羈之呻吟也噫秦子內有事親之喜外有朋友之樂
冬裘夏絺甘食而清飲而其中寧有介然者而顧為是
耶世之文章多出於窮人故後之為文者喜為窮人之
辭秦子無憂而為憂者之辭殆出此耶吾請為子言之
古之所謂儒者不主於學文而文章之工亦不可謂其
能窮苦而深刻也發大議定大策開人之所難感內足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
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
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
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
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
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
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歛藏其英華於腹心而

一時故猶能以儒者之效名一世夫不足以治國而能知今古考妖祥紀事實多聞而博通則古者太史氏之職而初不以是為儒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而楚之治國不責倚相繇是言之古之論史與儒異事而司馬談為太史號通古今善文詞猶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其尊禮不如公孫丞相汲黯此則漢之初猶有古之遺俗在也嗚呼儒之名實不正久矣自漢以來聖賢之學廢而孔子之

徒皆以其師之書自重於世聚徒而授之若是者當時皆以儒之名歸之而司馬談序九流儒者才當其一彼未嘗見其真而信當時之所指故從而論其失而班固以謂出古司徒之官嗚呼何其陋也儒者之治天下九流之列皆其用也顧與淺術末數各致其一曲者同哉吾意今儒者之所學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也子饗其全無食其餘據其源無挹其流子方從眉山公其以予言質之而歸告余也

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
況所謂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
以充棟梁桶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
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
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
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
意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
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

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為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

重故為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
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
吾知其故誠知二敵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
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為是說者為
非敵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
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
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
不為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

未為兒童從先人於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為諸生未雖
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未
又獲見未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凡再遇於
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歎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
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
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
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
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

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來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
端叔不足怪庚午來卧病城南門無犬鷄晝卧惜惜端
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
鑿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
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
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為贈行余
在交遊中已號為多言其敢有愛於子為今中國患者
西北二敵也窺伺我久矣西小而輕故為變易北大而

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
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
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
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送參寥序

陳師道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
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
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情貌肯否言之

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
羈縻其父祖者制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
在中國必在外國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
於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
苻石驚於中國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
久之元昊叛於羗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未聞今北邊
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
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鷂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

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騶虞吁亦過矣定武敵衝也其容有悔乎來頃在洛陽與劉凡者語邊事凡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飽為德所以增士氣也來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䟽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將重兵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六十一

贈徐師表序

宋朱熹

南浦徐君師表論五行精極建安今年新進士數人大抵皆其所嘗稱許序引具存可覆視也一日見予屏山之下因以所知十餘人者驗之壽夭窮達之間中者八

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
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癢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
還吳道徐而來見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於此愛其
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
子曰貫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
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後終其
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
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為丈夫者乎於其行序以

謝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

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
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
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親不能久從予遊矣予於
是有遺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

送王仲德序

陳亮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効而不暇及乎
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
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薄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

九以是知諸君之譽徐君也不為妄而徐君之得諸人也不為幸其挾諸人者不為誇矣將行求余言以贈予惟人之所賦厚薄淹速有不可易者如此而學士大夫猶欲以智力求之至於義理之所當為君子所不謂命則又未聞其有必為者何哉徐君之所從遊多吾黨之士坐語從容試以是說諗之庶乎其有益也

送郭拱辰序

朱熹

畫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今郭

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為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為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已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為隣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後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之俊造而猶未以為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

於後生之為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為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亮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

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為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為不足學矣世之為高者得

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書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之
曰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淳然興懷故次第其語以為送
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
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
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
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吳恭父知縣序

陳亮

亮兒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

君慨然曰吾所為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
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為答之持法者猶
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義能之法於
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
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為一壯士
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
餘遇君為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
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

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偁也為首選者他
日又曰復吳偁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為
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盜出
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
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追捕者踵
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
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
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

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
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為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
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
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為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
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
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為者法外出新
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劾不報
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擴摭出條目以詰君

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
不易為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
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
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
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皋間蕭何至遣老
若弱未傳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
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
緩急不時之須亦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

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陳亮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
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
不可以吏道辨耶龐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
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
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
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寔

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輦轂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

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遏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

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於其冒者直須時爾若
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
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其罪等耳
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
宰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
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
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羔哉徒禦人

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於都城以琴來
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夸新聲之奇
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
不可得蓋時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
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搢車與江蘺琴猶如此則凡
世俗之樂日淪於胡夷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
長夫學琴四十年飢寒留落困悴無慘獨不肯遷就其
聲以悅俚耳嘉定丙子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

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
有望於子才矣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晏而
後論定也

送宜黃何尉序

陸九淵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
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
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
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

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
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
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
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恚窮不憫仕無喜色已
無愠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
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墨令適
用文吏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
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為之也何

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
誠率是勇以進乎道志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
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
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望於何君矣

贈蕭長夫序

真德秀

始余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
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
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

之側故凡問衣燠寒抑搔疴癢眠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唯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鵲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呼天以自愬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日策名膺仕而後為親榮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比斯立之所以為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為仁可以為義可以事

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撫修竹長夫欣然為鼓一再行雍
雍乎其薰風之和悃悃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
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蓋其嘗游紫陽先
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
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
技者此予之所以重嘆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
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
戰國已然況今之世乎嗟嗟蕭君娛衆所棄兮我琴可

破志不可徙兮彼斲方為園真子所恥兮霜風脩脩裂
子之袂兮子毋好游從此歸兮余將俟子於仙游從子
於武夷兮

送吳斯立序

真德秀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
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撫仕然後為親榮今斯
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耶予
曰此斯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

爾聲抑爾氣使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然嘗觀
昌黎韓子作張籍李翱之徒遂亦名世然蘓氏之聞亦
待歐陽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科舉事負
材抱氣凡可為張籍李翱者不少夫果誰為之宗依耶
蘓氏父子雖不迄再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下士皆願
出其門有如歐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也吾固不得而
窺也子行道中州造上國拜自獻以成其身將亦子之
取也仰視清列棟梁者收乎豈猶曰未也則子其桷榱

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吳門古名都今鉅鹿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弔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蓊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為斯立祝

送俞時中北上序

元任士林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於北門之外任士林執醢言曰士
有襲家學以為珍負材識以為文其氣充焉其聲先焉
然而仕循循進無異常人曾不得超趨寥廓而窺光天
衢豈天下廣大以名進吏部夫人而能為賢乎將蟄爾
聲抑爾氣不使激昂於時一以干格律之公乎抑道
寒士薄未嘗日造中州上國屈折王公之前拜自獻以
成其身乎不然棟梁者未之收而桷榱之用將無自而
振乎今之世雖多賢不能盡子也亦明矣而子又非蟄

書以贈之

別趙子昂序

吳徵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之精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能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

以進天猶曰需之蓋吾不信也

送李棟序

虞集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為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者也是故閑之護之而保之父兄之事也扶之

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閭里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芄棫樸薪之樵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蕪葭蒼蒼白露為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也亦遠矣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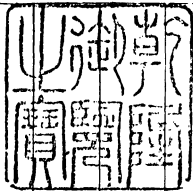
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三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曰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蠲毳是衣蜺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

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
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
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北
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
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
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論
及書樂識見屢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
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

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
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
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
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絃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
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
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
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諧古調科斗史籀

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
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突肉食肉眼多按
劍橫道寶鶴書徵為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
日杲杲塞駟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四十一